



女司机 故事集

大望路女司机 著

乘客众生相 七分写实 三分发挥
十分写给你看

网约车女司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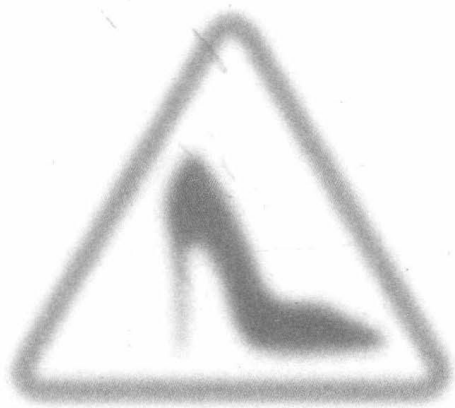
简书人气作者大望路女司机带你上车

Stories in Her Eyes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女司机 故事集

大望路女司机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司机故事集 / 大望路女司机著. -- 南京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7
ISBN 978-7-5594-3757-0

I. ①女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故事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99054号

女司机故事集

大望路女司机 著

-
- 选题策划 中图网·七楼书店
出品人 黄平 杨宏宇
特约监制 郭凤岭
责任编辑 白涵 刘洲原
特约编辑 聂福荣 娟青
责任印制 杨宏宇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80千字
版 次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3757-0
定 价 59.80元
-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倾听角落里的声音（代序）

这本书写于2017年至2018年，这一年里我曾被黑暗吞噬，后来又被拽了出来。暗里的光来自很多人，于是这些人组成了这本书。

2017年，我在北京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，业余时间偶尔去拉顺风车。起初只是为了满足对每个平凡人的好奇心，以及克服我的社交恐惧。到了后来，我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和故事。

于是，我用“大望路女司机”的笔名，在“简书”上开始连载，在那些阴暗不定的夜里，用文字重现乘客们的故事。

对，就是这本书《女司机故事集》。

《女司机故事集》里的人都生活在北京，他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，但都和北京发生着隐秘而深刻的关系。这些关系很难用片面的语言描述，正如我们的内心秩序总是难以确定。

城市由人构成，城市里的人有不同的命运。在北京生活，有的人看重她的包容，有的人喜欢她的多元，我热爱的是这里的想象力。它时而友善可爱，时而活力四射，也时而充满未知神秘。在这座城里，一切都合理，她是很多人的藏身之处。

倾听这些乘客的故事，我渐渐发现，在我们的生活里，人们常关注主流人群的焦虑，却很少去听角落里边缘人的伤痛。所以这本书里，边缘人的比重不小，有抑郁症患者、艾滋病患者，也有濒死体验师、小三劝退师。故事里写生活的苦痛，也写人物内心的悲凉。但那些看上去苦痛或悲凉的文字，其实蕴藏着巨大的能量，它给了我面对苦痛与悲凉的勇气。

也希望能给读者勇气。

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人常常被概念化和模式化，看到太多的他人而看不到自己，这就是偏见。更可怕的是，人们常把偏见当成原则，把愚昧当成自己的德行。

《女司机故事集》用平静而不掺杂偏见的叙述，为边缘人发声。当你不带任何预设地去读这些故事，你就会发现，那些所谓的“边缘人”，其实只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他们生活的其他断面。一旦我们回到故事的原点，去还原、放大生活的真相，我们就会明白：每个人的人生，都是自成因果，同样的因，换成是谁，或许都难逃“被边缘”的果。于是，对于他们，对于这世间很多我们之前难以理解的人和事，我们都会生出一份悲悯。这是我写作的初衷。

对于故事的呈现方式，我采取“七分写实、三分发挥”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，一方面也是试图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。

世界不是非黑即白，它是深浅不一的灰色，人心的善与恶

都是相通的。只希望每个人都明白：我们都插手不了别人的人生，我们能做的，只有善良。

我是大望路女司机，一个普通人，正在认识世界。

上车，下车，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乘客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。有的人下了车，再无交集，有的人在我的故事里流传，给人力量和温暖。

如果你是角落里的人，不要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感到害怕。要让自己发光，点亮自己。

最后，感谢“简书”，感谢中国图书网，感谢副驾，感谢所有喜欢“女司机”的读者，以及一路支持我的朋友和家人，是你们点亮了我，也希望这本书，能点亮更多的人。

大望路女司机

2019年6月

恭喜你，茫茫人海，刚好打到我的车。

没时间解释了，快上车！

目 录

Contents

- 001 临终关怀师
- 011 在另一维的世界里寻找你的蛛丝马迹
- 019 凌晨四点的北京安定医院
- 033 那个暗恋36次的人
- 043 你在哪个地铁口吃烤冷面？
- 052 我宁愿他活着折磨我
- 062 人生最后一场摄影展
- 071 15岁女孩之殇
- 079 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
- 089 高档写字楼里的折叠人生
- 101 我爱上了一个比我小20岁的男孩

- 108 重症病房里的夏至未至
- 117 婚纱与一口锅
- 132 打官司的13岁男孩
- 147 陪客户一起捉奸的女律师
- 164 零点逃离北京
- 174 我们还能在一起吗？
- 182 去麦当劳洗脸的男人
- 193 月亮和无人便利店
- 203 苍老脸上的皱纹与你年轻不妥协的灵魂
- 213 北京的地铁里，没有人在假装生活
- 221 爱恨情仇事务所

- 230 情感劝退师的江湖
- 238 或许有一天，我们都会与父母和解
- 247 契约婚姻之路
- 254 深夜暴露
- 263 附录：大望路女司机访谈

临终关怀师

天不老，情难绝。

——张先《千秋岁·数声鶗鴂》

周六，我开车去北医三院做体检，回去的路上接了一个顺风车。

“当当当……”有人敲我的副驾车窗，我一抬头，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。

很难想象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还会用顺风车，我快速将他打量了一番。

他上身穿白色短袖衬衫，银色无框眼镜下，目光深邃，炯炯有神；腰板挺得很直，衬衫的左边是两枚金光闪闪的军功勋章；虽然皱纹已经爬满了额头，老年斑也随处可见，笑起来却有两个很好看的酒窝。

一路上，这位姓陈的爷爷给我讲了他和大红的故事，我听得几度哽咽。

我想说：“人会老，会死，但爱情不会。”

“病人6月7日住院，发烧39度，高低烧交替，用了泰能、马斯平等抗生素，血常规三系指标不太好。”

“病人6月20日血小板掉到18，期间骨髓穿刺两次，发现嗜血细胞，通知我们嗜血细胞综合征确诊。”

“病人现在的情况紧急并且极其复杂，用药方面很矛盾，使用化疗来控制嗜血细胞可以改善血小板水平，但是免疫力下降会造成多处感染，不使用化疗则嗜血细胞综合征恶化。”

凌晨两点，漆黑的医生办公室里，主任医师王欣的桌子上有一个小小的光点，光点缓慢地从左移到右，并不时传来手指在纸上画横线的声音。

陈晓民左手拿着一个放大镜，右手拿着一支手电筒正在一字一顿地看老伴儿张红的病例，为了不漏掉一个字，他每读一个字，就按住一下，努力记住那些生涩的医学名词。

过了60岁以后，陈晓民发现自己渐渐看不清报纸上的小灰字了，有时候看久了，眼睛又酸又胀，还头疼。老伴儿张红给他买了这个放大镜，她知道这个倔强的老头儿肯定是不会戴老花镜的，要是给他配个老花镜，他一准儿一跺脚气得拍桌子：“拿走拿走！老人才戴老花镜，我没老！”

陈晓民一直不服老。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老兵，年轻时参加过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。他是重机枪手，负责在步兵冲锋时提供火力掩护，14岁参军，15岁就能熟练操作马克沁重机枪——那可是当时中国陆军火力最猛武器。用他自

己的话来说，他这一辈子出生入死，天不怕地不怕，而唯独这一次，面对老伴儿张红突发的病，他怕了。

他弯着腰，踮着脚小心翼翼推了下医生办公室的门，露出一条小缝，探出头观察走廊是否有行人，确定没人后，他赶忙从门缝里钻出来。

刚迈开两步，他立马挺直腰背，若无其事地往老伴儿的病房走去。看了这详细的病例，他心里有了个数，脑子里反复回想着“嗜血细胞综合征”这几个字，一路走一路想，时而摇摇头，时而又点点头。

前不久，在儿子的安排下，陈晓民和张红去泰国溜达了一圈儿。结婚65年，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出国。

刚回来第二天晚上，两人在小区遛弯儿，张红走着走着突然就上不来气。接着几天，张红开始吃不下饭，喝不下水，做梦也净说胡话。陈晓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那天晚上，他不敢睡觉，隔半小时就给张红测体温，刚开始37度，后来连续测了两次都是39度，一会儿低烧，一会儿高烧。一直到凌晨两点多，当他在灯管底下费力地看到水银柱到了40的时候，一个机灵赶紧下床给儿子打了电话。

6月7日住院，转眼已经大半个月了，张红没有醒过，只有一次蒙眬地睁开眼，陈晓民赶紧把耳朵凑到她嘴边，她呜咽了两句，眼皮又耷拉下来。她问儿子啥情况，儿子说就是感冒发烧，养几天就能回去。

但眼看着每天又多出好几瓶药，医生、护士每天查房好几次，陈晓民心里更急了，他决定自己去医生那里看一看病历。

“病人现在的情况紧急并且极其复杂……”明眼人一看这份病历，大概就能知道意味着什么。陈晓民想，老伴儿可能已时日不多……

如果换成别人，这个道理陈晓民都懂，可偏偏这个人是一张红。他不懂，或许也不愿意懂。

走到病房门口，抓住拉手，正要往下压，他从窗户里看到张红的脸。此时，她睡得好一些了。在打上杜冷丁之前，她浑身抽搐，四肢硬得就像冻上了一样，嘴往右歪，眼睛向上斜，大小便也失禁了。那个活泼开朗、一生都有洁癖的老伴儿，如今，躺在床上，瘦骨嶙峋，形容枯槁，整个人都没了生气。

陈晓民想起生病的前夜，张红还在念叨他为什么上完厕所不冲，为什么酱油打开盖子没盖，把肥皂碰到了地上不捡起来……念念叨叨。她念叨了一辈子，如今却再也无法说话了。

为了插管，她的喉咙被切开。她意识偶尔清楚的时候，也只能用摇头和点头来表达她的想法。从喉咙被切开的那一天开始，陈晓民再也听不到张红特有的江南水乡柔暖的声音了。那如清泉入口、清风拂叶、指绕青丝的声音伴随他入眠60多年，他常在她的念叨中渐渐入睡，内心出奇地安稳。

2

1950年。

4月30日，中国颁布第一部婚姻法——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。

10月19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，开赴朝鲜，参加抗美援朝战役。

参战前夜，陈晓民18岁，娶了来自南方的16岁的张红，人唤大红。

陈家穷，只有一处草房，为了结婚爹妈凑钱买了辆自行车，包了20块钱算是彩礼，陈晓民骑着自行车把大红接回了家，家里来了几个亲朋好友，喝了点小酒，这婚就算结完了。

新房土炕上，昏黄的小油灯发出暖光。红褐色四角桌上，一盘瓜子，一盘喜糖，一盘还冒着热气的饺子，两杯自酿的高粱酒。张红娇羞地坐在桌子一角，身上还斜系着拜堂时的大红花。陈晓民第二次仔细端详眼前这个姑娘，她眉梢眼角都秀气，声音笑貌都温柔。他忍不住咧嘴傻笑，大红眼睑慢慢抬起来，正对上了陈晓民弯成了月牙的眼。

东北冬日的夜，格外寒冷，几声远处的狼嚎回荡在山谷之间。新房灯光渐暗，月光洒进冬日的窗内，一片银白，照得两个人的脸红扑扑。

第二天一早，陈晓民就要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了。大红在村口送他，陈晓民看着她亮闪闪的大眼睛，轻轻地抱住了她，然后把兜里的《结婚证书》掏出来，把男方的一页撕下来叠好揣兜里，剩下的交给了大红。

“夫妇有互敬、互爱、互相帮助、互相扶养、和睦团结、劳动生产、哺育子女、为家庭幸福和社会建设而共同奋斗的义务。”大红看着《结婚证书》后边的字发呆，对于16岁的她而言，还没想过家庭，她只知道，这个人将来要和自己一个枕头

睡一辈子。

陈晓民背着包往车上走，大红追上去，递给他一个褐色的小包。他打开小包，里边是两撮用红线绑好的头发，还有一张纸条：

侬既剪云鬓，郎亦分丝发；觅向无人处，绾作同心结。

陈晓民泪水涟涟。

3

从6月21日凌晨一点三十五分开始，大红的心率到了每分钟160次上下，随后开始急剧下降。陈晓民看着数字一点点往下跌，心也跟着往下坠。他边手指颤抖地按急救铃，边拉开门冲着走廊大喊：“救命啊大夫，救命啊！”

医生开始忙活，心肺复苏，打强心剂。他在门口看着，这个平日里硬朗的女人，被电击得整个人都从床上腾空起来。

她已经瘦得不成人形，浑身插满了管子，像一个被虐待的布娃娃。

“不然咱不看了吧。”陈晓民眼眶里都是泪，跟坐在门口的儿子说。

儿子咽了下口水，说：“爸，你决定了吗？”

因为张红的病，儿子在医院已经花了30多万，能借的都借了，他已经不知道再去哪里找钱了。

“你跟我唠点实在的，你妈这病到底有没有治？”陈晓民拖着僵硬的双腿坐到儿子旁边。

“医生说，基本治不了了。现在就是在延续妈的生命。”

“延续生命是啥意思？就是这么拖着多活个几年是吗？”

陈晓民咬紧牙，心跳得很快。

“不是几年，医生说现在情况比较危急，可能就是几个月的事儿。”

陈晓民噌地从座位上弹起来：“几个月的事儿？咱们在这里花这么多钱，不是为了让你妈好了，和原来一样吗？难不成是在这里等死呢？”他想到了老伴儿会瘫痪，会不能自理，会成为植物人，但唯独没想过，会死。

他脑袋里好像进了一只苍蝇，嗡嗡地叫个不停，整个人想往后仰，后脑特别重。他用手使劲敲了敲头，努力缓过神儿。

凌晨两点半，他擦了擦眼角的泪。按下病房的门把手，抓住拉手，他缓慢地挪步走到大红床边。

大红又一次在死亡边界被抢救过来，她似乎恢复了一些意识，努力地睁大眼睛，死死地盯着陈晓民，近乎请求地想要表达什么。

陈晓民眼里噙着泪，从兜里掏出了他的老年手机，把手写笔放到了大红的手心里。然而大红的手已经没有力气，连抬都抬不起来。

她又合上眼，虽然是轻轻的，却似乎用了所有的力气，轻轻地摆了摆头。

她是不是要告诉自己她想放弃了？陈晓民开始思考，人活